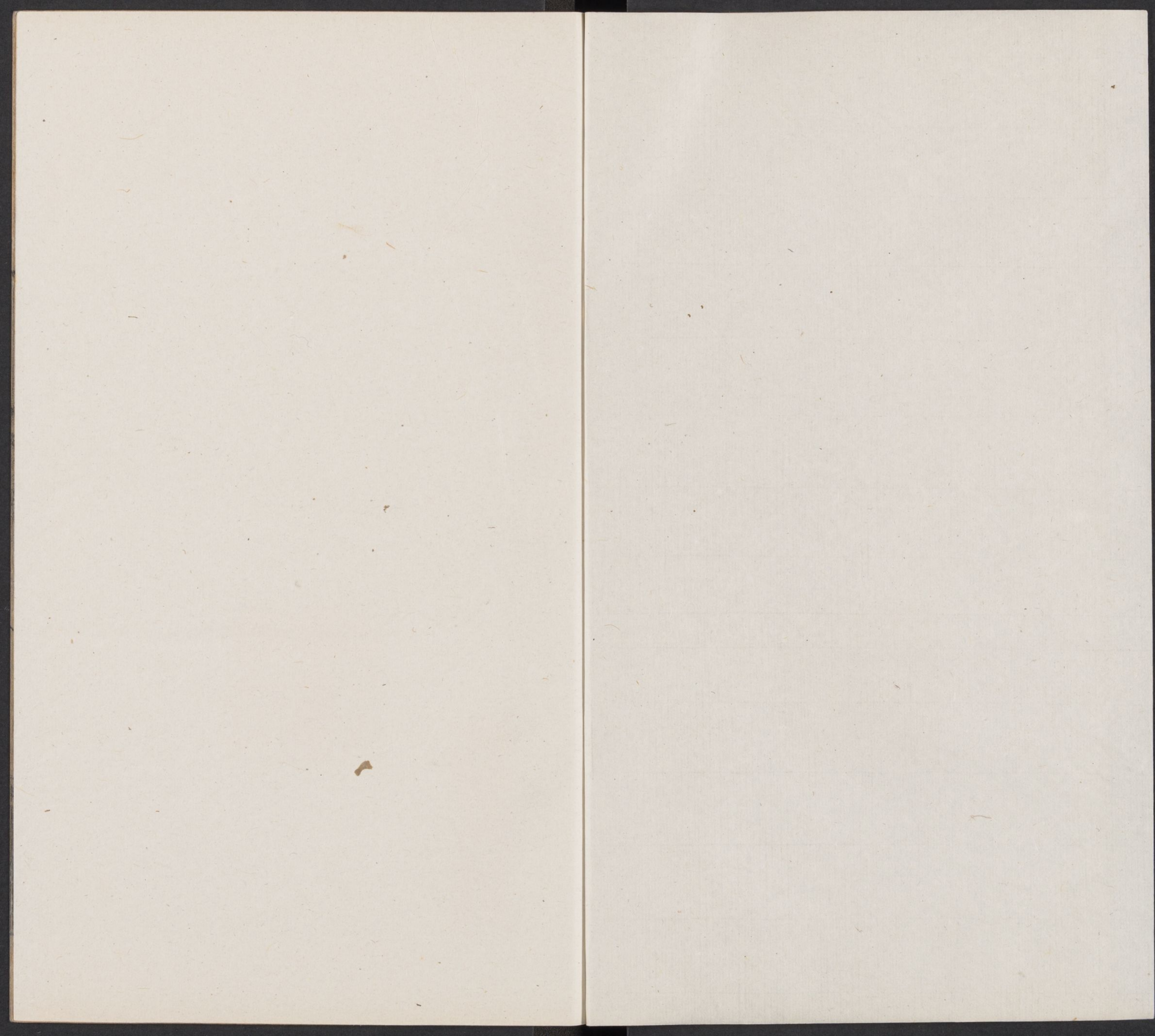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T 5725/4298





論守成明第一好個皇孫

哈佛大學漢和

自童以上英武莫若二祖仁慈莫若三祖仁壽宗廟勵精致治為明守成第一令主則帝是矣初成祖議立太子威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帝問解縉縉曰立嫡以長復曰好個聖孫遂立仁宗為皇太子永樂九年冊帝為皇太孫

睿皇帝倚先生周公自負

宣宗崩太子祁鎮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楊士奇等請見太子即叩頭呼萬歲帝議乃息帝即位改元正統是為英宗睿皇帝太監王振初侍東宮及即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正統六年二月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使一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天幾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帝感然

酒一杯官三級閱武恣橫

時輔臣方議開經筵王振乃導帝閱武帝命振借文武大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

之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振所親暱奏廣第一超
陞都督僉事後帝閱武將臺命騎射以三矢為率受
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帝
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
陞三級今天子自來豈
但一杯酒耶竟無殊擢

賴太后任五人昇平數載

太皇太后張氏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
溥胡濙入朝顧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又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
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加
刃振頓頭帝跪請諸大臣皆跪乃貸振命此後不可令
干國事帝初即位事白太后然後行太后委任三楊
政歸臺閣故正統初數
年天下休息太后力也

兩相爭私鄉故內閣權侵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謨又士奇
鄉里溥怨謨論死士奇欲擬謨因公爭議不決請裁
太后王振進言二楊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
宜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由是裁

決漸歸於振而
內閣之柄移矣

后既崩振無忌三楊倦悴

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太后凡事付閣下議
決每數日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施行何事內閣以帖
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或王振自斷
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振尚不得逞太后既崩
振無所忌憚矣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
然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
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老無能效力當薦幾個
後生報聖恩耳振喜越日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士
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密能已
乎一旦內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吾輩束手而已今四
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謚文貞固出江西楊榮謚文
敏為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溥謚文
定郡望每書南郡故號南楊東楊政事西楊文學
南楊清雅皆人莫及故論賢相必曰三楊苗衷字
公彞定遠人謚文毅楊溥字宏濟石首人
化人謚文毅楊溥字宏濟石首人

無鬚兒呼公父俯首王陳

郎中王佑以諂事王振超擢工部侍郎佑貌美無鬚
振一日問王侍郎何無鬚佑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
侍郎徐禧極意逢迎遂擢兵部尚書由是進見者競
趨苞苴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以公父稱之都御史
陳鑑王文俱
跪門俯首焉

宮門內盜禁碑肆行威福

洪武中太祖禁宦官預政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
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振盜去
之時楊榮先卒士奇堅卧不出溥老勢孤後進委靡
大權歸振掌握肆弄威福予奪生殺惟其喜怒莫可
誰何矣

憾南陳枷北李論死文清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北監祭
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敬宗至京
振慕其名托其同年巡撫周忱往道欲見之意敬宗
辭振遺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往謝敬宗走筆
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振憾之為祭酒十八年不
遷時改建太學振詣視銜時勉不加禮因彛倫堂有

許衡所植古樹妨諸生班列去其旁枝振誣以伐官
木私家用矯旨枷時勉於國子監門枷特重而竅隘
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帝始知振之所為命立
釋之初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
瑄名為大理寺少卿瑄不諂謝一日會議東閣公卿
見振皆拜瑄獨立振不悅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
玉山欲奪之妻不可妾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
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振怒以瑄故出人罪
繫獄論死將決振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之曰鄉人薛
少卿不免是以泣述其生平振意解大臣申救免死
放歸敬宗字光世慈谿人謚文定薛瑄字德
溫號敬軒謚文清河津人隆慶中從祀孔廟

獄駙馬械上卿張需筆楚

駙馬都尉石璟嘗家闔呂寶振惡之下錦衣獄戶部
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
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振命械於長安門十六
日有牧馬官擾民霸州知州張需置於法牧馬官譖
於振遂逮需筆
楚幾死謫戍邊

殺劉球攜小校斷頸遺裙

單司主卷十一上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內有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二事振謂其詆已欲置之死逮下獄令其黨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攜小校前持球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支解之裹以蒲埋衛後地時編修董璘在獄從旁匿球血裙璘得釋歸球家子鈺錢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後小校語人曰向為順迫不得死爾此聞劉公忠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順子尋亦死時摔順髮數順罪曰老賊我劉球也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謚忠愍

更逞忿欲示威頻征思任

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司正統初思倫發次子思任發倫擁眾叛掠騰衝南甸略取孟養地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訛為思任發事間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討之兵敗晟飲藥死時王振操柄欲逞其忿示威荒服乃命定西伯蔣貴為征蠻將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進討麓川貴等三路分進大破之思任發望妻子渡江緬甸驥等班師進貴定西侯驥靖遠伯思任發知大軍還復出為寇又命貴驥起兵如前貴驥至騰衝列為五營分道並進焚其援舟數百艘大

葉宗留鄧茂七閩浙連兵

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俘其妻子班師遣雲南千戶王政奉敕幣諭緬甸宣慰索送思任發適晝晦二日術者言天兵至緬甸懼以思任付政斬首函獻京師思任發子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為亂復命驥率土漢軍十三萬討之思機發兵敗竟失所在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復據孟養驥與立石金沙江為界

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先盜掘各坑場銀冶無所得遂率眾劫村落掠政和縣由蒲城劫建陽掠建寧分眾截車盤嶺由浙犯閩官民皆逃匿建昌人鄧茂七亡命入閩犯事殺弓兵數人懼討遂糾眾反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自稱閩王據杉關時福建參政宋彰賄王振得為左布政使抵任責償於民民苦誅求於是尤溪蔣福成號集居民旬日有眾萬餘與茂七合織官軍據沙縣進攻延平朝廷以閩寇猖獗令都御史張楷討茂七楷由浙入閩至廣信以宗留道梗不敢進福建促楷師浙江請楷移兵擊宗留楷不知所從朝廷恐宗留與閩寇合命寧陽侯陳懋等率京營要地又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等率京營

及江浙大軍討之宗留於黃柏舖中流矢死衆復擁
葉希八爲渠魁屯雲和麗水茂七復攻延平亦中流
矢死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分據山砦
徵兵轉餉蹂躪數省五年之間村落爲墟

攻犬豕釋豺狼門庭舍近

先是王振大發兵征麓川侍講劉球上言北敵併吞
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悔過乞降乃釋豺狼攻犬豕
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麓川滅之不
爲武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整堡選將帥練士卒豐
糧餉庶爲有備
無患振以爲憾

恃也先稽首夢挾主親征

瓦剌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正統十四年也先進
馬振減去馬價使回報也先遂入寇邊城多陷沒王
振不與大臣議挾帝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隨行
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遂至大同先是帝夢也先稽首
請罪故親征之役實有所恃而行振窺知其素贊成
之及陷敵一卒來犯立仆有噬人馬進帝坐如龍也
先大驚叩首稱臣以至
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味象緯駐土木移營被擄

先熒惑入南斗至是振至大同欲北行益急欽天監
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於草莽振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前軍西
寧侯宋瑛等全軍覆沒中官郭敬密言勢不可行振
始班師副總兵郭登謂宜從紫荊關入振不聽振蔚
州人欲邀駕幸其第還至狼山追騎已及至土木日
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
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欲行敵已逼
不敢動敵僞遣使通和召曹鼎草敕遣二通事與北
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行伍已亂未三四
里敵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敵騎跳陣而入蹈藉
死者塞川蔽野帝與親兵突圍不得出敵擁以去百
官死者張輔鄺瑩王佐曹鼎而下數百人騾馬二十
餘萬衣甲器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 鄺瑩字孟質
宜章人謚忠肅王
佐海豐人謚惠簡

龍蛇繞彬銘護光武嚴陵

帝被圍乃下馬盤膝面南坐一卒報賽刊王賽刊王
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明天子乎也先

名曾使中國人往視曰是也一人名乃公者曰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也先弟伯顏帖木兒怒曰安用此人開口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摧下之萬眾死亡中鏃矢不沾天意有在也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猶在安得害之若遣告中國迎返天子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眾皆曰者然辭也於是以前帝送伯顏營令護之有校尉袁彬被掠得侍又先隨使臣被留之哈銘者亦隨侍焉調護左右二人之力居多每寒夜帝令彬以兩脇温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一手壓我曾我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也先意欲害帝嘗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繞護帳外畏怖而去且每夜見帝所御帳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北人由是益加敬禮

樊忠極為天下誅賊突陣

師潰於土木時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極極死王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

巒王山梓馬順金玉空迎

帝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哭聲徹中外廷臣請疾誅振振黨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王竑

還有幸殄巨璫也先假手再幾年逞兇毒明社先傾

憤起梓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爭毆立死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巒振姪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緞疋等物駝以八馬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孫太后詔郕王承兄正位

谷應泰曰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忠殺振嚮令英宗不陷賊亮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矣今矣

景帝諱祁鈺宣宗次子英宗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孫太后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年二歲命郕王為輔攝國政太后尋傳旨太子幼冲郕王宜正大位以安國家於是百官勸進郕王遂即位遥尊英宗為太上皇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精銳亡邊關潰孤注新君

于謙泣言邇者各營精銳盡亡器械不存一谷氏曰英宗北狩戰士死亡略盡邊關望風奔潰圍城新主亦危孤注

假送駕陷紫荆京城直犯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捲土重來破紫荆關長驅至京城北關外四散抄掠朝野洶洶人無固志

仗于謙鑒南渡積聚先焚

先是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也先入寇侍讀徐理言驗之星象必須南遷謙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理妄言當斬固守之議始決謙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束豆料數百萬計或言當請於上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適以資寇藉以持久坐困我非計也

謙備豫瑄策行背城却敵

初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皇還京于謙見帝泣言曰寇將長驅深入宜豫為計急召募官舍餘丁義勇集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俾隸神機營操練聽用上部併工成造攻戰器具徙郭外居民入城毋為寇掠通州壩上倉糧令在官者關支準為月糧之數帝悉行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敵長於野戰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出奇破之一敵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分調邊兵入捍京師內外夾攻一我軍依城為營進兵死鬪退有所歸詔趣行其策及也先至京城命石亨軍城北謙督其軍孫鏜軍城西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謙設伏空屋誘敵敗之石亨與其從子彪突入中堅所向披靡神機營都督范廣又以飛鎗火箭殺傷甚眾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

守大同保宣府始固邊城

是時邊陲無完地惟都督郭登死守大同孤城得全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登閉門不納再至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或謂事已至此奈何登曰若敵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曾以八百餘騎破敵數千在大同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懼欲遂去宣府紛然就道都

御史羅亨信仗劍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衆始定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不敢攻朝廷乃以都督朱謙鎮宣府修城保簡精銳邊關有備國勢遂振

操團營排和議一心戰守

于謙奏立京團營操法揀選馬步官軍十五萬分爲十營各營以都督一員總領每五千人以都指揮一員領之指揮把總分管有差嘗令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自後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大同叅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遣都指揮李鐸等往財賂方入穹廬而敵騎已至開口繼遣通政王復等不得定約而還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理固不可和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成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若大修武備相機戰守則彼欲不得逞上皇必還矣移文詰責貴

固君心能委任全賴安瑛

初京師戒嚴太監興安金瑛召廷臣問計成山侯王通請挑京城濠安鄙之徐理倡言南遷瑛叱之宣言

於衆曰死則君臣一處死有言遷都者上命必誅之逸史曰北兵震撼一時文臣武將無任張皇而內臣如瑛如安乃不爲浮議所搖惟輔其君委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危而復安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於內雖外有于謙數百輩亦無如何矣

寧受縛敵罷兵重安社稷

土木之敗太監喜寧降於也先數教也先擾邊毋送上皇還京上皇與素彬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領書磐抱寧大呼俊縛寧至京誅之自寧既誅敵失鄉導乃亦厭兵撤回擾邊兵馬罷戰請和帝外倚于謙內信興安狡寇危城不動聲色率令社稷危而復安天下亂而復治

亟賑飢輟尚膳恩待臣民

徐淮飢帝命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適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官儲賑之全活數百萬人帝先閱淮上飢民疏驚曰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竑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于謙以病在

告遣興安視之見謙自奉簡朴歎息以聞帝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給至輟尚膳醢醬蔬菜為賜

大不是據兄位不思迎復

時也先令知院阿剌為書請和許迎上皇禮部會奏遣使迎復帝御文華殿諭羣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曰上皇蒙塵禮宜迎復必乞遣使帝不憚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遣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陳建曰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俾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細惟不欲奉迎英宗只此一事大不是

遣李羅通書幣止講弭兵

時羣臣出文華門興安復傳旨云爾等固欲答使孰為文天祥富弼乎王直厲聲曰朝廷人為朝廷使孰敢不行既而以禮科給事李實為禮部侍郎充正使羅綺為大理少卿充副使遣書脫不花可汗降壘書諭也先阿剌各遺白金文綺書曰往年奸臣滅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出師念民皆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恐逆天近阿剌奏言各路軍馬約

東國營是有畏天之意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驚白內閣遇興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北使行

幸也先圖好名樹恩空質

李實等至也先營言來迎之意也先曰皇帝敕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皇帝留在這裏是個閒人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差大臣來迎如今送去輕易了遣右丞把禿同實赴京實奏討使臣奉迎文武大臣懇請遣使俱不許陳建曰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為我所重在此彼必挾留為質如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惟無意於迎則彼以為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謾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也

楊善來皇帝去筮驗全寅

李實未返北主脫脫不花亦遣使議和都御史楊善請行報命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也先見善至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喜許送上皇還平章昂克問何禮物來迎善曰

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貪賄歸上
皇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
垂名後世耳引善見上皇即設宴請上皇至營餞行
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待也先令坐上皇曰
太師著坐便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
羨曰中國好禮數伯顏亦設宴餞行又與使臣餞行
及駕起也先率眾頭目送可半日許羅拜而別伯顏
護送至野狐嶺勸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
久始別去仍令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山西安邑人
全寅少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在北陰遣人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潛龍躍
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
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
應焉或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位午火德之正也丁
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
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故曰大
吉自迎復及後復辟其言皆驗上皇復位授寅錦衣
衛百戶 楊善字思
敬太興人謚忠敏

不郊迎止朝賀南宮鎖鑰

上皇抵居甯禮部始得旨議迎復儀注胡濙引唐肅
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顏樓上皇
降樓撫肅宗泣辭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乃受今
備法駕安定門外太簡帝曰慮墮狡寇計故簡其禮
上皇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百官迎於安定門上
皇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
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羣臣隨至南城請朝見不允
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旋值上皇萬壽節羣臣請
朝賀不許明年正旦百官請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
許後給事徐正請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
門鎖宜灌鐵以備非常帝怒謫戍
然城南鎖鑰實已伐樹增城矣

究遺刀伐高樹更易儲君

太監阮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往監蘆溝
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堯偶飲錦
衣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繡袋非常製醉以
酒解袋刀以告變謂南宮遺刀求外應帝怒殺浪堯
窮治不已忠求筮於全寅寅曰是凶兆忠乃狎狂
學士商輅以忠狂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事得寢御
史高平言城南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
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上皇長子見深已

立為太子至是廢見深為沂王
出就沂邸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濫陞賞賜金銀珙疏先發

帝欲易儲恐羣臣不從以宮僚美秋付之閣下任其所取自公孤而下為太保者十人附會者即得美官陞賞太濫時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啖內閣諸學士各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珙思明土知府珙庶兄也珙老子鈞襲珙謀奪之夜馳入珙家支解珙父子巡撫李棠疏聞於朝置獄當死珙知帝欲易儲無人先發遣千戶素洪赴京上疏請易太子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令釋珙罪予官都督

齊署名徒頓足半跪陳循

時廷臣集議太監興安厲聲曰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於是禮部胡濙等上言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珙奏是陳循草詔已與眾將覆奏署名吏部尚書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奏上見深廢而見濟立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彘耶吾輩愧死矣陳

循字德邁號芳洲王直字行儉皆秦和人

愧金英陽不知東宮生日

初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可以愧死矣

于少保膺委任何獨緘唇

兵部尚書于謙以固安之捷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薛應旂曰易儲之舉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高岱曰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

廖莊奏同綸疏同時杖獄

時所立皇太子見濟卒大理少卿廖莊上言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於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不報後莊至京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

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御史鍾同嘗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同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綸上修德彌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復注后於中宮以正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大本疏入帝天怒時已瞑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逮拷訊並鍾同逮治逼令誣引大臣並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會黃沙四塞緩其獄復拿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錮於獄廖莊字安止吉水人謚恭敏章綸字大綸樂清人謚恭毅鍾同字世亨永豐人

請立儲各異議建擇紛更

帝不豫儲位未定中外憂懼都御史蕭維禎集御史會彙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奏上不允云待十七日視朝識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意矣

景不起儲位虛自當復辟

高岱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英宗而他求君者哉

闡弁輩圖富貴迎駕奪門

時百官議候十七日視朝懇請復舊太子而武清侯石亨知帝病必不起念請立東宮不如請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軼張軼左都楊善副都徐有貞以南城復辟謀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皇太后通報於南宮許焉會邊吏報警有貞曰乘此以備貞宅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與亨軌往會吉祥及善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兵既入仍鎖門時天色晦暝亨惶惑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南宮奪門迎上皇復位後天順中帝與大學士李賢言迎駕奪門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復位羣臣誰不願請門何必奪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事泄此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帝曰然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谷應泰曰暮夜搶皇驅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闡弁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終石亨渭南人

有貞初名埕字元玉
吳縣人封武功伯

使睿皇十六夜南城無報

俟賓天請復位順應天人

先是石亨張軌十四日夜會有貞宅謀復辟事有貞曰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至十六日既暮亨等復會有貞曰得報矣是夜即納兵薄南宮後李賢對曰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帝驚問故賢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安用如此勞攘

不記得伯顏營思歸守墓

初李實通書幣於也先讀壘書畢引見上皇於伯顏帖木兒營實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將有衣服來否實曰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此亦細故但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倘得歸願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
俱泣下

更忘了玷宗廟羞見群臣

上皇初迎復至京送居南宮羣臣隨至宮請朝敕諭曰朕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羣臣所請不允

撞門入燭下出倉皇登輦

亨軌有貞等薄南宮鐵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毀垣門啓亨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白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聲去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至掖上
皇登輦以行

諭門者叱武士鐘鼓齊鳴

上皇登輦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掖升奉天殿舉前行者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即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

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哥哥做好

改天順革帝號稱邲謚戾

景帝八年正月十七日上皇復位詔改八年為天順元年廢景泰帝仍為邲王皇后汪氏仍為邲王妃邲王薨謚曰戾

歸西宮升遐日史少明文

時令邲王仍歸西宮谷應泰曰英宗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群報怨誣迎立勘無顯跡

承風旨二字獄事恐無名

初儲位未定中外藉藉謂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符救取襄王世子去矣至是帝復辟即下文謙等於獄以其迎立外藩也所司勘之無驗于肅愍行實曰英宗光復寶位天與人歸石亨輩假奪門復辟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所司勘得金牌符救見存禁中則無顯跡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

則有及廷鞠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文反覆力辯謙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蕭維禎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獄具帝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為無名乃斬謙與文於東市籍沒其家妻子戍邊

國再造主生還功忘瓦注

黃瑜曰于謙之意謂必圖迎復則敵將以上皇為重質豈有贖足故立邲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而上皇之歸實權輿於此明紀稱于謙有再造功谷氏曰英皇生入玉門不感生還反疑于敵謙死東曹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萌禍機因一語國重君輕

明紀曰上北狩廷臣問主和于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谷應泰曰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

曾自悔不燭姦陷由王振

初李實見上皇於伯顏營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實問何以寵王振以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

障私情旌忠祠塑像招魂

土木報至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有謂今陷敵中反為敵用者振族黨坐誅第宅沒入官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帝大怒諱言樊忠殺振曰振為敵殺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額曰旌忠祠鄭以偉曰自北狩迄南宮皆振誤之也反責言者過實復官塑像胡為私情所障若此也

任恣橫官腹心好人貶戍

時石亨張軌等恃功恣橫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彥敬入侍文華殿帝問誰亨曰臣之心腹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贊善岳正帝以王翔薦召見特用之諭正曰今用汝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正出赴閣遇亨等入愕然何以至此亨軌已不平比

入見帝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問為誰帝曰岳正亨等陽賀帝曰但小官耳亨曰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帝默然正亦數言內臣武臣權過重帝領之會承天門災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指為謗訕營內批貶欽州同知兵部陳汝言復中以私事逮下獄謫戍肅州岳正鄆縣人謚文肅字秀方王翔鹽山人

誣排陷獄御史羅織朝臣

御史楊瑄劾石亨曹吉祥家人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帝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盛怒欲罪之帝不許亨出兵歸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謂有貞賢主使排陷御史張鵬周斌又交章劾亨不法亨訴帝謂鵬乃已僂兇豎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為永報仇帝悉收十三道御史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錦衣指揮門達疏言都御史耿九疇阿附有貞賢喉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帝命逮有貞賢九疇等於理會是日大風雹吉祥等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京師震恐乃降有貞等參政鵬瑄從末減戍邊衛楊瑄字廷獻豐城人

王府第鎖定侯福因滿敗

先是帝使工部為亨營第至三百餘間帝登翔鳳樓
恭順侯吳瑾侍帝指宅顧問瑾曰必王府耳帝笑曰
非也瑾曰非王府孰敢帝顧太監裴當曰人乃不敢
言石亨亨生子彌月帝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
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
諷也谷應泰曰曹石邀天之幸私為己功吉祥蒙孤
趙之勳亨彪受蕭曹之
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

封侯伯屢召還逆以疑生

以石彪為大同總兵禦寇磨兒山斬犯禿王以功封
定遠伯召還明年又使彪往敗敵於楚馬澗半坡壑
斬鬼力赤平章又召還進封侯北使見彪於朝羅拜
稱石王彪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遂為流言稱
彪有異志帝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彪陰使人詣闕
乞留為鎮守帝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亨帝猶念亨功
宥之惟罷其兵亨
懷怨望遂有逆謀

童瞽目煽妖書石人不動

石亨稍見疎斥私語盧旺彥敬欲為逆謀會瞽人童
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
大同士馬甲天下今石彪在彼異日以彪專制大同
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隄以絕餉道京師可
不戰而困遂請
以盧旺守裏河

結都司周除代事幸無成

亨來寇延綏帝命石亨往禦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為
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先私
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帝罷亨兵權
亨謀益急事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
中斬彪於市其
黨先等俱坐死

接連著曹從子興心魏武

方石亨之敗也帝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曹
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意不自安客有馮益者吉祥
從子昭武伯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益
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
先生由是吉祥
與欽陰蓄異志

因戒諭約昧爽犯闕稱兵

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曹欽家欽慮其洩箠楚瀕死御史疏劾欽帝戒欽曰速改過不悛無赦又下諭廷臣無有專縱似欽者欽以石彪得罪亦先詔戒諭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為石彪續矣會遣懷遠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統軍西征擇是日昧爽出師欽約兄都督鐸鐸第鉉分勒降丁死士期昧爽朝門開擁殺鏜昂奪門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

瑾發奸孫討亂趙榮躍馬

曹欽謀定以其夕飲降丁酒酒半夜二鼓孫鏜與恭順侯吳瑾待漏朝房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告變瑾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鏜聞上宮中聞變執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四鼓欽合番漢五百騎至東長安門時禁門不開欽往來嘯呼昧爽鏜令其子軌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厚賞兵稍集鏜曰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諾鏜督諸軍先登工部尚書趙榮披甲躍馬奮呼於市曰好漢皆從我來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從者數百人瑾分道迎擊為欽所殺孫鏜康勝州人謚武敏

入朝房更縱火鏜戰朝門

欽見門閉知事泄即馳斬指揮遜杲碎其屍又以都御史寇深曾疏劾欽馳入西朝房斫深身為兩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聞戶外洶洶驚出一人斫賢肩傷耳頃欽持遜杲頭來執賢手曰今日直為此激變可為我草疏進上賢索紙為草疏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啟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岸磚以壘門昧爽孫鏜之東安門欽退屯東華門鏜接戰自辰至午擊斬鏜欽還駐東大街相拒至酉鏜以百餘騎馳突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鏜欽還攻勒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門門盡閉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又集鏜戰欽投井死屠其家親黨同謀盡死明日磔吉祥於市

曹賊誅詔天下方纔悔恨

李賢奏言曹賊就誅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又言治朝必開言路惟姦邪之臣必欲塞之以肆其非帝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為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谷氏曰英宗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為不勝其悔也

寵門達幸揚暄得救賢彬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
傾中外恣橫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僉事袁彬質直
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
謀排去之乃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帝不以彬沮法
諭曰從汝拿問只要一個活索彬還我彬既下獄達
拷掠欲置彬死有采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
救言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
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恨並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帝
令達速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昭懼拷死佯諾曰此
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請著多
官廷鞫我對眾言之彼無得辭達遂以聞命中官會
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
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
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

前五載權下移猶然正統

帝復辟在位又八年前天順五年制於曹石有同王
振嘗於便殿屏人語李賢曰為之奈何賢曰惟在獨
斷可以絕之帝曰非不自斷但依之則悅不從便佛
然見於辭色賢曰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

攬彼勢
自滿

後三年任文達行事攸分

大順元年帝即倚任李賢入閣辦事然帝猶為曹石
所制賢不得行其志自曹石既誅帝躬親政務凡章
奏疑難人未點涉悉以咨之賢亦竭誠奉公知無不
言雖數罹讒口帝獨不疑故天順末年號稱治平陳
建曰英宗以一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
統大相徑庭李賢字原德鄧州人謚文達

純皇帝成化初頗多善政

英宗崩太子見深即位改元成化是為憲宗純皇帝
帝位青宮少經廢立天資仁恕練達情理故成化初
年善政
多端

事兩宮議合祔母后回心

帝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言錢皇
后久病今只尊生母周娘娘為太后大學士李賢曰
宜遵遺詔彭時曰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入請命
出傳周貴妃旨云無子不得稱太后宣德自有例彭

時曰宣德間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不加尊號今日
名分固在宜兩宮同尊時再請命出曰上位再三勸
諭已俞允矣李彭草詔於錢太后崩命議葬所大學士彭時
妃止稱皇太后後錢太后崩命議葬所大學士彭時
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夏時曰慈懿無子
有疾宜別葬時執不可帝名內閣面議時曰合依正
禮帝曰但與周太后有礙商輅曰不合葬則人心不
服帝曰合葬固是孝恐因此失聖母心時曰今安厝
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帝猶不允時
曰臣等具本言之乞皇上申勸聖母疏入內批仍欲
別擇地於是時等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
於內帝感動母后亦悟傳旨如前議行百官歡呼動
地

復帝號憐謙忠真為盛德

帝欲復景泰位號命內閣議商輅舉手加額曰此堯
舜之盛德也明日敕諭羣臣曰朕叔郕王勤難保邦
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
深懷悔恨朕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號上尊謚
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少保于謙子冕上疏訟父冤帝
憫之復謙官遣行人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祭文有

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歎
輅淳安人字弘載號素菴謚文毅明三元惟輅 商

旌秦紘竄門達頗覺英明

時秦府旗校橫肆巡撫秦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
欺減親藩帝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敵
衣數事帝親閱嘉歎詔釋紘繫賜鈔萬錠以旌其廉
英宗時指揮門達恃寵大興羅織官校緝事所至狼
藉至是言官劾
之謫戍煙瘴死

恰十年彭商去萬劉秉政

成化初彭時商輅秉鈞內閣賢士滿朝天下傳為美
政至十一年時卒輅致仕以萬安入閣預機務又以
劉吉為大學士二人惟以囑託貪賄為事安認帝所
寵萬貴妃為同宗多結與炎為援吉與外戚萬善相
結附上罔下朝事不可問矣 彭
時字純道號可齋謚文憲安福人

劉千斤李鬍子蹂躪襄鄖

荆襄上游為鄖陽鄖地多山元末流賊聚入為亂地
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有劉通者膂力過人縣治

門有石獅子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
統中潛住襄陽房縣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
尚千斤糾合舉事據海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
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為羽翼眾數萬劫襄鄧境
命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討之都御史王恕會
師並進生擒千斤磔於市後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
十萬人荆襄南陽為之騷然命都御史項忠討之擒李
鬍子於竹山縣俘斬無算遣還鄉者四
十萬人項忠字蓋臣嘉善人謚襄毅

兩廣亂固原反盜賊蠡起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夾江皆峻
山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諸蠻以此為奧區景泰中
猺渠侯大狗倡亂修仁荔浦平樂皆應之攻陷郡縣
守吏不能制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金賜
爵竟不可得至是蔓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燬
兩廣守臣皆待罪乃以都督趙輔參政韓雍率兵討
之初太祖平陝西元部落把丹歸附授平涼衛千戶
號土達成化初把丹孫滿四招納亡命巡撫陳介檄
平涼指揮滿璫捕四遂劫璫集諸土達叛入石城
其徒尊四為招賢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遠

迎震駭救介同寧遠伯任壽延綏巡撫王銳各率
所部兵討之蠡起註下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斥二王出四諫外庭無人

給事王徽王淵以太監牛玉朦朧奏請立后乞寘諸
法因斥內閣李賢阿附權豎中藏奸詐奏入逮下獄
俱謫遠州判官修撰羅倫劾李賢奪情起復降副提
舉編修章懋黃仲昭莊景因諫張燈賦詩俱外補州
縣時稱翰林四諫太監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
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奈何以小人得
之不肯傳帝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庭有諫者吾言
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訊曰弟執奏吾
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庭之無人
也捷錄曰憲宗自即位以來災異迭見盜賊蠡起此
正早夜惕勵皇皇求言時也顧二王遠
斥四諫外補自是天下皆以言為諱矣

進淫巧信梁芳官多傳奉

太監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
以呈錄異書為名彘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不擇儒
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
官多致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

用事

售祕術寵繼曉欺誑貪淫

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黃緣梁
芳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美姝十餘金寶
不可勝紀復言於帝發內庫銀數十萬
兩於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大勸佛寺

書小帖賜圖書靈由符水

有李孜省者嘗為吏坐賊事發巡按楊守隨逮問充
軍孜省逃至京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
丞守隨還朝劾孜省不宜典郊廟祀改上林苑監未
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
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

庇儉壬怒言者多姓書屏

主事周軫以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等八事
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干政妖僧蠱惑愛
庇儉壬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不報時言者
頗及秘密帝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

罪彭韶獄林俊並連張黻

外戚周或與民爭田詔刑部郎中彭韶往勘韶歸奏
曰田本民有安可別給且民者國之本以民田給貴
戚不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獄直聲震一時員外林
俊疏言妖僧繼曉欺罔聖聽蓋大鎮國永昌寺工役
不息人怨日興不斬繼曉禍不可言然縱之者梁芳
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天下莫不欲食
梁芳繼曉之肉臣何忍畏死不言疏入下俊獄後軍
都督經歷張黻疏救並逮赴獄時言路久塞臺諫噤
不敢出一語俊黻
直聲由是震天下

幸懷恩免冠哭救了殘生

林俊下獄事且不測太監懷恩諍曰自古未有殺諫
臣者帝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俊安知我宮中
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曰不能復事陛下
帝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
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疾
不起帝遣醫調治俊與黻乃得杖謫遠州林俊字
待用莆田人謚貞肅

三閣老六尚書紙糊泥塑

時內閣三入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者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諸人不出語諫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

王三原獨切直忠義斯人

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太監懷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王恕謚端毅字忠貫三原人

李子龍憩御牀造袍舉事

山西僧侯得權俊秀類小宦監狎遇道士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李子龍所至誑惑入京住內侍韋舍宅舍妻以義女時雜宦侍入內殿憩息御牀上諸內侍皆禮為佛刺事官校竄入投禮得聞約束以八月舉事搜捕獲所造黃袍冠笏乃伏誅

黑青見西廠設狴犴恣橫

汪直者大藤峽狴犴也狴犴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為昭德宮內使尋掌御馬監事年少黠譎帝寵之李子

龍誅後帝銳意欲知外事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於東廠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外事方言巷語悉采以聞直由是羅織肆片恣橫無忌先是黑青見有物如犬狸其形如風密室亦到至則人皆昏迷輒能傷人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刀張燈以自防未幾西廠立汪直偵使或南或北倏忽不測大臣多被慘人以爲黑青之應也

寄耳目於群小韋瑛吳綬

錦衣衛百戶韋瑛故無賴汪直任用刺事縱肆貪暴如通政方賢瑛執下獄郎中樂章使安南還武清廣西勘事還布政劉福起復至京瑛皆執繫之無端羅織數起大獄有千戶吳綬頗工文詞從直營求書記直因以綬能文事進於帝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綬承直意指多所誣陷備極拷掠臣民悚慄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刑網太密人情洶洶不安蓋綠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保無意外疏入帝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也輅曰直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守備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留守大臣直輒收捕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帝命去西廠

頌汪闍唾縉億萬世堪行

御史戴縉言大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止以官
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帝悅縉
九年不遷以觀進故頌直也御史王億言汪直所行
不獨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帝以
縉億言復西廠
命直仍刺事

代報怨二十杖拖連科道

遼東巡撫陳鉞先為山東布政與巡撫牟俸有隙汪
直奉使至遼鉞雜僕從中朝夕趨侍直喜乃為鉞報
怨會俸至京直遽逮下獄吳綬拷掠誣受財枉法滿
戍於是宣上諭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
撫綏無術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給
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廷
杖二十

馬端肅項忠毅謫戍除名

時遼左諸衛藉海西之勢合兵入邊朝廷以兵部侍
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文升

節制之鉞譖於直會給事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至
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下獄謫戍重慶衛兵部尚
書項忠素不禮於直直銜之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
吏部尚書尹旻報之韋瑛與吳綬嗾東廠官校發江
西指揮劉江黃賓事誣搆忠直又使給事郭鏜等論
忠違法忠廷辨慷慨不少屈竟坐除名
負圖釣州人謚端肅項忠字蓋臣嘉善人謚忠毅

愧旻越競趨承六卿屈膝

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欲詣直遇左都王越私問越
跪否越曰寧有六卿跪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
叩頭出及旻入相率諸卿貳亦叩頭出直
大悅旻出越見旻問之旻曰吾效人耳

命監督仗兩鉞挑釁邊塵

遼東巡撫陳鉞說汪直立功垂久於是虛張邊警言
女直欲糾三衛入寇帝命越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使
宜生殺陞賞時女直來貢誣以窺伺掩殺之遂進兵
掩其不備焚其廬帳而還遼東倉庫存積錢糧耗費
一空女直於是復仇進邊所至殺掠洩忿鉞恐阻前
賞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帝皆不聞乃論功擢鉞右都

尋任兵部尚書命直監督十二團營加祿米三千石
直又同尚書王越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瞭敵
營所在襲擄男婦百七十以大捷聞論功加越威寧
伯北兵因威寧海子之怨連歲深入邊城橫遭荼戮
皆汪王邀功啓釁所致也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每
於帝前作院本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
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
也帝微哂而已王越字世昌謚襄敏滑縣人

討安南幸本兵調軍匿籍

安南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議討之汪直獻取安南策
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以
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乃寢程篁整曰汪直東
構怨於女直北挑釁於威寧使復逞志安南安危未
可知本兵協力沮止社稷福也子俊字士英

使西洋幸大夏檢案停行

時朝廷好寶玩有言宣德間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
無算帝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郎中劉大夏先
入檢得匿之都吏檢三日不得大夏終秘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止尚書項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

失大夏笑曰三寶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
萬計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足追究有無哉忠聳然
降位揖大夏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幸阿丑扮醉人寵衰譎諫

中官阿丑有東方朔譎諫之風嘗作劇扮醉人酤酒
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又曰駕至酤亦如故曰
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
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
巧寓諷悟而直寵自是漸衰

調南京因陵軋困頓孤燈

時汪直監督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鐘奏直
與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
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太敵豈不債事帝遂
調直南京御馬監方直貴盛時車蓋所至有司迎候
不及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匿直困頓仰
臥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向供具甚肅適遇直
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旦日發得馬夫足矣

廢吳后寵萬妃戎裝男飾

萬貴妃警敏善迎合帝意先侍帝於青宮即位遂專寵帝廢皇后吳氏六宮希得進御妃生子一人未期而薨妃亦自是不娠而帝之愛不弛每侍宸遊妃戎服男飾以從帝益愛之凡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妃主之也

昭德宮召皇子紀后冤魂

帝妃紀氏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帝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遂生子即孝宗也貴妃子卒內官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貴妃云何獨不令我知其服進賀擇日召子入昭德宮誕紀於永壽宮紀妃有疾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遂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病卒之狀蓋不能無疑云

廿三載行的事三椿弊政

帝在位二十三年捷錄曰憲宗弊政有三一枉塞言路二委任宦官三崇信佛老成化之治所以不純者

皆由
此也

好相臣進房術小篋疏盈

內閣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其寵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與安為腹心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後帝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進孝宗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語遂被黜

敬皇帝震泰山得安儲位

憲宗崩太子佑禋即位改元弘治是為孝宗敬皇帝初憲宗有易儲意未露會泰山震欽天監言應在東宮憲宗意遂已

納直言賴老伴紹祖登宸

帝為太子內官覃吉知大體通書史輔東宮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政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呼為老伴嘗念高王經

吉至駭曰老伴來矣以孝經自攜見畏如此大學士
邱濬言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皇上登極之
歲適與相符天殆欲
陛下紹休烈祖也

阿附黨妖佞臣同時放斥

帝在東宮知少師萬安少保尹直之奸故即位後即
屏阿附之黨安直相繼罷黜妖人李孜省妖僧繼曉
原籍為民尋伏誅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成邊
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革職追奪斥佞豎梁芳往孝
陵司香妖佞之
臣放斥殆盡

名懷恩起王恕謀議咸聽

憲宗時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鳳陽帝即位後召
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於帝請去
安而用恕遂召恕為吏部尚書科道交章保薦恕宜
入內閣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
不聽

任內閣邱文莊徐劉李謝

禮部侍郎邱濬自帝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帝覽之謂
有裨政治賜金幣遂進尚書尋兼文淵閣大學士特
加奇任有言必聽必行濬明體達用哀然為一代文
宗卒謚文莊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內閣特被
眷注溥安靜誠信時稱有休休之度健敢於任事正
直不私東陽工於文章疏草多出其筆遷直亮明斷
不阿不激所以成弘治十數年之治也 邱濬字仲
深瓊山人劉健字希賢洛陽人謚文靖徐溥字時用
華亭人謚文貞謝遷字子
喬號沐齋謚文正餘姚人

進群賢為卿貳何馬楊彭

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楊繼宗
為左僉都御史彭韶為刑部尚書錢確菴曰孝宗政
本之地一清而羣賢並進王恕位冢宰而何馬楊彭
俱為卿貳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謚文肅彭韶字鳳
儀謚惠安
莆田人

聽儲壻舉遺才五人起用

主事儲壻上疏薦舉遺才先是中書丁璣主事張言
王純進士教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壻上

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
嶺南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
可觀帝付吏部皆起用之儲懽
字靜夫號柴墟謚文懿泰州人

晚年來倚大夏第一名臣

兵部尚書劉大夏帝晚年特加倚任時召議政大夏
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每入奏事帝轉首左右顧侍臣
即退避奏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欲起不能帝
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
李榮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
事不好處多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某於政事
外未敢輕易毀譽他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
朕前說卿是好官某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
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
耶大夏字時雍號東山謚忠宣華容人

經筵上納箴規不拘顧忌

帝御經筵對講官皆呼先生而不名帝屢遊後苑侍
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帝悟納之名
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竟
罷遊一日輔臣入見言及日講劉健曰昨李榮說以

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帝微笑曰他字也不妨講書
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
忌昨所講尚有顧忌耳王鏊
字濟之號守溪吳縣人謚文恪

煖閣中袖疏奏計較先生

帝每經筵罷即召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
華殿取羣臣奏本付溥等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議
定以次陳奏帝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有事
關重大者屢御煖閣袖出其疏以示溥等反覆商閱

賚寶鈔賜白金命無朝謝

時經筵初開講官程敏政等侍講畢賜宴及寶鈔有
差甚恩稠疊敏政詩以紀之帝召劉大夏及都御史
戴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如卿二人雖開門
延客敢以賄賂通乎各賜白金一錠曰小佐爾廉命
不必朝謝
恐愧公卿

辭揭帖設團操誣鑿官門

帝命劉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可寫揭帖進來大夏
曰不敢臣以揭帖進上以揭帖行何具前代斜封墨

敕事之可否陛下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帝稱善
帝欲於近畿地方團操人馬為左右掖以問大夏對
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即
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
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帝曰宮門豈外
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

理邊儲聽告報充盈倉貯

時北邊倉場告乏命劉大夏整理糧草大夏知北邊
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
講究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若干每石給官價
若干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
自百束以上俱準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不兩月倉貯
充盈蓋往時有糧百千石草千萬東方準告報故中
貴子弟爭相為市其利踰倍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得自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得買數十年來
無此良法

減軍夫裁供奉利溥仁人

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大夏請減去
十分之五帝命內閣傳旨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司
馬職也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帝納其言所
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帝語大夏曰御馬監光
祿寺弊莫甚於二曹大夏曰光祿日辦煩費殺牲數
百既損民財又虧愛物之仁上為惻然即敕兵部侍
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璞歎曰劉東山
此奏歲省光祿金錢八百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
溥此之謂歟

釋夢陽罪壽寧懽忻中外

戶部主事李夢陽疏言天下為病者二為受害者三為
漸者六其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指后弟壽寧侯張鶴
齡也疏上后母金夫人與鶴齡泣訴帝帝不得已下
夢陽獄金夫人求加重刑帝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
獄詞請帝徑批復職他日遊南宮二張侍酒皇后金
夫人亦在帝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弟遙見大張
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後劉大夏奏事畢
帝曰近來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帝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語涉皇后不得已下之獄
鎮撫司本上左右請杖釋之朕揣此輩欲得重罪致
死以快宮中之怒朕故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
曰此陛下堯舜之仁也

陽人

却承華許茂烈疏類陳情

承華太子宮名少保尹直以佞見斥致仕後復上太子承華箴以求見用帝却之御史陳茂烈乞終養疏曰臣父善祥早喪母張氏疾病連綿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母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疾病獨自呻吟藥餌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君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慮也帝憫其情特許終養從信錄云此疏一字一點血可與陳情表並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

用一哲雪民冤霜飛六月

命王哲巡按江西時天旱哲錄繫囚出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民有女奴逃其仇指為故殺哲密訪女奴得之民得不坐有大家被盜誣所怨者賂鎮守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民為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服峒獠新太守孔聖兒孫

以孔鏞為田州知府蒞任三日峒獠倉卒犯城眾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諭以朝廷恩威耳眾難之曰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行獨乘一馬往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至峒寨有所言當導我賊導以行既至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眾等來參見眾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孔聖人兒孫耶曰然賊羅拜鏞曰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徒救死耳前官動欲剽汝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若能從我當宥汝罪若不從可殺我眾錯愕伏地曰公誠相恤不復擾犯迄鏞終任不復出

書手勅用武臣親為黜陟

名劉健等至平臺出諸營提督官本各擬去留帝出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本令擬旨留之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準辭退健等曰聖諭極當帝又曰新寧伯譚祐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即令撰手敕帝書之健等曰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

等不勝
瞻仰

推赤心待臣下父子家人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得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公同年好友獨不為我一言乎會帝召大夏議事畢因言珊有病乞休出於實情望皇上憐而允之帝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忍捨朕歸乎大夏語珊泣曰吾不得還矣陳建曰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家人父子之情藹然言表宜諸臣之感泣也戴珊字廷珍浮梁人謚恭肅

却貢獻鮮嬪妃善承先志

西域貢白獅保定獻白鴉各命却之帝與張皇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尊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鄭曉曰悼念孝穆而別祀奉慈保護故妃昭德宮萬氏而不念舊惡善體先志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議祔廟遵禮制尤愜人心

初成化錢太后崩彭時等已有周太后祔葬祔廟之說至是周太后崩上尊謚為孝肅睿皇后帝召輔臣議祔葬禮劉健等言先年奏議已定合祔裕陵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有三后並祔者帝曰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何敢忘但一人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宮我朝祖宗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耶卿等其詳議之吳寬議曰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不足為法眾從其議疏入帝曰孝穆紀皇后朕生身母別祀於奉慈殿今祀孝肅周太后於奉慈殿中室奉孝肅紀太后於左中右外翕然稱得禮焉吳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謚文定

惟只有劉棉花牢籠言路

先是內閣萬安尹直罷去大學士劉吉慮科道彈劾傾身阿結昏夜款門建言趨遷科道擢以不次自是莫有言者侍讀張昇疏吉十罪謂吉深結科道柔佞取悅李林甫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譴斥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棉花以其愈彈愈起也

苦書生披肝膽冤謫石城

四川鄒智初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口占曰龍泉
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
人何用太相驚為庶吉士即疏言萬安恃權怙寵劉
吉附上罔下尹直挾詐懷姦至無廉恥皆小人也致
仕尚書王恕素志忠貞王竝秉節剛勁都御史彭韶
學識純正皆君子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疏上不
報嗣安等罷而吉當國使魏璋劾湯鼎入智名下獄
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無所曲撓謫廣東石城吏目
其辭朝有盡披肝膽知何
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之句

坐妖言害湯劉茂仁並獄

先是萬安等在政府嘗語御史湯鼎朝廷不欲開言
路鼎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置免官劉吉獨留吉使
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鼎鼎家壽州知州
劉槩遺書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鼎左手抱五
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騎牛象國姓五色
石不可曉或公疏論時政為彈之義耶鼎以書示容
璋劾鼎與槩妄言朝政竟坐妖言誹謗論死王恕疏
救遣戍河西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劉大夏督
治張秋決河副使楊茂仁疏曰官多則民擾事權分
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興等切齒誣奏
茂仁妖言逮繫獄科道交
章論救乃謫長沙府同知

李文祥年三十擯斥終身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屬題畫鳩文祥
詩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會
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安
票旨除文祥縣丞著歷練後以儲懽薦起用為主事
復以言事切直又謫興隆衛經歷湯斌曰漢史傳賈
誼年三十二蓋惜之也今觀鄒智年二十六文祥年
三十殆不及矣讀其二疏何異痛哭流涕長太息哉
然賈生遇文帝猶得為長沙王傅二子遇孝宗顧擯
斥窮荒不得其死然則賈生者未
可謂之不幸也 文祥麻城人

左文泰齋王公沽名賣直

太學士邱濬與王恕俱階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
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部下頗有言會
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
許奏恕變亂選法里居日令人作傳鏤行曰大司馬

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
拒諫之失有旨令恕回奏恕疏辨乞面究文泰及主
使之人遂下文泰獄獄具謂文泰嘗謁濬語及恕傳
濬謂此沽直謗君文泰心動欲論恕御史吳楨潤色
文泰草而授之請俱逮面質帝為左文泰而責恕賣
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濬楨免究恕不平累疏求去帝
許乘傳歸於是言官劾濬媚嫉妨賢不聽又二歲濬
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相公齟
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為時人快之

信番僧惑左道米盡黃金

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每令入宮慶讚寵中官李廣
引用劉良輔等以左道惑亂上心燒煉齋醮藉以招
權納賄時廣造毓英亭於萬歲山亭成而公主殤清
寧宮災宮中言亭犯太歲太皇太后曰今日李廣明
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
懼飲鴆死帝命搜廣家得納賄簿某送黃米幾百石
某送白米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食如許米左右曰
黃米金也白米銀也帝怒籍沒之賄簿諸人赴壽寧
侯求救不期而會者十三人事
解廷謝惟馬文升王繼無忤色

留傳奉廣奏討俱滋遺議

時傳奉官有八百餘員外戚奏討無厭馬文升疏曰
念錢糧之空虚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
奏討有礙之地

諫則行過則改無愧賢君

陳建曰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昭耀簡
冊成湯之從諫弗弗改過不吝孝皇何多讓焉

毅皇帝好逸樂狎昵八黨

孝宗不豫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執健等
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輔他做箇好人
遂崩太子厚煉即位改元正德是為武宗毅皇帝初
帝在東宮劉瑾以俳弄為太子所悅瑾故姓談自宮
投劉太監名下因其姓領教坊見幸帝即位瑾猶掌
鐘鼓司與其黨八人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
邱聚張興其一瑾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
狎焉與同卧起主謀議號為八黨瑾尤獍給通文墨
常慕王振之為人帝委以機務章奏不復親決

盈庭疏環跪哭反縱恣橫

司禮監內外廠立居要地

大學士劉健等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不報
科道交章請除羣奸諸閣審相對涕泣戶部尚書韓
文又命李夢陽具疏草合九卿大臣疏請將八人縛
送法司疏入帝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太
監王岳者素剛直惡八人所為云閣議是明日有旨
奴儕侍上以第少寬之上自有處閣議持不從諸閣
益窘自求安置南京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
助文等密奏帝帝不得已允待明日發旨捕八人下
獄吏部尚書焦芳以謀泄之瑾瑾知岳密奏事八人
夜趨帝前環跪哭以頭搶地帝色動瑾曰害瑾等者
岳也閣議時岳獨稱是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
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可
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是夜亡命
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邱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
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而外庭不知也
瑾後又分內外辦事廠瑾自領內廠比東西廠尤酷

殺岳亨罷遷健立逐韓文

瑾等是夜既據要地即夜傳命榜王岳等逐之南京
及晨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為各疏求去瑾矯詔勒
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瑾又追殺王岳范亨於途擊
折徐智背尋矯旨韓文落職閒住瀕歸陰遣邏卒厄
於途文乘一驛宿野店而去
韓文字道貫洪洞人謚忠定

搖社稷附權璫焦芳元宇

吏部尚書焦芳素與瑾善瑾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宣
府總督劉宇附芳結瑾以為兵部尚書後進吏部繼
芳入閣都御史曹元故與瑾親亦歷兵吏二部入閣
三人與瑾內外阿結肆意誅求凡變紊成憲桎梏臣
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等導之廖道南曰逆瑾
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致海內騷動
社稷幾
搖矣

六給事十三道廷杖除名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呂紳劉蒞上疏留之南京兵部
尚書林瀚聞之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
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閣正國法留顧
命大臣以安社稷瑾矯旨逮繫下獄紳蒞及銑彥徽

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為民

枷卿貳逮重臣許多縊刎

瑾矯旨枷號尚寶卿顧璿都御史劉孟逮戶部尚書韓文下獄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給事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陳時弊懷狀自經死卻變因瑾私人冒榆林功難紀敘亦自經周鑰使還當賂瑾苦無資自刎桃源舟次

謫陽明捶艾璞杖殺源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言給事戴銑等以言為責今逮至拘囚恐自是以言為諱雖開宗社危疑之事孰從聞之乞宥銑等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謫龍陽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上潛入武彙山既而恐為南京吏部尚書父華累卒赴驛魏國公徐備與民爭田巡撫艾璞歸田於民備賂瑾覆勘以田予備謂璞前勘非是逮下獄璞不屈曰此實民田瑾怒箠之死復甦謫海南欽天監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東西往來不定宜思患預防瑾曰源何等官亦

學為忠臣耶逮下獄杖三十謫戍肅州道卒妻度氏斬蘆荻覆屍葬驛後朝野悲之御史徐口素忤瑾及巡長蘆鹽課應割送餘鹽銀兩口不從遂矯旨拿送錦衣衛杖三十死於獄守仁號陽明王華字德輝俱餘姚人楊源字本清豐城人

諸部寺眾臺垣叩頭長跪

劉瑾既擅大權威赫擬於至尊府部寺衙門官稟公事日候瑾門自科道部寺以下皆長跪一日帝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重複瑾怒罵之掌院事屠瀟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

為遺書暑天跪三百餘人

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外時暑甚僵偃十數人命曳出內豎黃偉曰好男子死即死耳何為嫁禍他人瑾怒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令內豎擲冰瓜有頃瑾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朝官三百餘人

盡送下詔獄東陽疏救
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

記舊怒械入京罰輸塞下

瑾先已勒戶部尚書韓文落職怒不已乃以廣東司
遺失簿籍遣官校械文至京下獄考訊監禁數月罰
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諸大臣凡忤瑾去者俱誣以
舊事令輸粟塞下尚書王佐等都御史熊繡等皆不
免齎貸以償緡
紳為之騷然

榜朝堂詔奸黨甘露言靈

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傳示詰責略曰朕以幼冲嗣
位惟賴廷臣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等竊弄
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等
五十四人遞相交通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救
內有名吏部查令致仕無俟稔惡先是舉朝交章必
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輩得疎斥足矣若峻其
事恐有甘露之變至是果如進言
許進謚襄毅字季升靈寶人

蒙清議伴中書碑文稱頌

初劉謝二相罷去李東陽為首相有監生投詩云才
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
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
之意後八黨父封都督造墳葬祭之文皆東陽撰瑾
創元真觀於朝陽門外東陽為製碑文及瑾誅御史
張芹劾瑾亂政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
讚頗蒙清議 東陽字賓
之號西涯茶陵人謚文正

保善類與康海弔讓同情

修撰康海與李夢陽齊名兩不相下瑾慕海海不與
往來及夢陽下獄客左氏曰君非康對山不生夢陽
勉書片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友詣海海
見書曰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行也遂詣瑾
瑾延置上座設席海曰我有言聽我則留瑾曰云何
海曰夢陽下獄而公不援何也瑾曰敬聞命海解帶
與之飲飲達曙乃歸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
者惟黃保全善類此東陽所以救大夏康海所以救
夢陽也他如廷杖謫戍得免死者不可勝數至匿名
帖事朝官自五品以下罰跪送獄未知作何窮究
賴東陽以片言悟瑾立釋者三百餘人與陳太邱弔

張讓父喪黨禍起多所全宥何異未可固執偏見謂其貪位固祿甘犯清議也 康海字德涵號對函武功人陳實字仲弓許人漢末為太邱長

老子鸚鵡神稱兵寧夏

是時劉瑾流毒天下遣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朴慘酷諸戎將衛卒皆憤怨安化王寘鑄素有逆謀現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鑄輒呼老子寘鑄乘眾怒令寧夏生員孫景文以言激眾怒遂與都指揮何錦周昂等舉兵反殺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及周東等傲數瑾諸罪狀特舉義兵清除君側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寘鑄判印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寘鑄音至

是天假藩宗反內難當平

寘鑄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同太監張永提督討賊一清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夏不久當有捷報內難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即聞遊擊仇鉞襲執寘

鑄斬周昂擒何錦寧夏悉平永見一清行事如神促膝問內難事合謀圖瑾谷應泰曰寘鑄一狂悖豎子也天誘其衷狡焉思逞天殆借鑄為逆璫授首資乎寘鑄不反則楊張夜半之謀不合寧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愛不割張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歟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雲南人由湖廣徙丹徒謚文襄

楊張謀有端緒三更就執

張永促膝問一清內亂事一清手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旁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即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偽檄乃進內變奏上必悟即誅瑾瑾誅將柄用公矣永曰即不信公可頓首請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涕泣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攘臂起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入京獻俘帝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如一清策出懷中疏奏瑾一十七事帝猶豫永黨張雄等共訴瑾陰謀不軌反形已具少遲我輩皆為壘粉帝允奏命牌子頭召瑾眾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眾排闥入瑾問曰上安在曰在

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帝初無誅瑾意及永抄沒其家帝登城閱所抄袞袍寶印盛甲三千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乃付錦衣獄又搜出暗計同謀吏部尚書張綵錦衣都指揮楊玉石文義等主爵文簿乃坐瑾極刑凌遲三日讐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公卿士庶歡聲震天

幸先期得未遂兵甲聲錚

是時瑾兄都督劉景祥死將以八月望日甲午葬百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傾朝送葬瑾因為亂及永將至獻俘瑾令止良鄉以乙未入永以十三入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瑾雖死璫擅權弟兄伯爵

劉瑾雖誅魏彬馬永成等仍擅朝權彬掌司禮監印平定皆永等功遂封永兄富泰安伯爵容安定伯爵弟英鎮安伯永成弟山平涼伯谷大用弟大圯永清

伯義子朱德永壽伯食祿千石

立皇莊差買辦更寵朱寧

皇莊之設自成化始然不過數處至是先後建立連州跨縣如大興縣十里舖深溝兒高密店皇莊凡三百八十餘處差太監王贊往江浙織造買辦物料所至貪狼杼軸為之一空內官家人錢寧有寵立為義子賜國姓命掌錦衣衛事

流賊起保寧亂京畿尤肆

是時民窮財盡流賊蠡起保寧賊劉烈作亂侵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等亦保寧賊糾眾至十萬侵犯鄖陽霸州文安響馬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與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同鄉嘗同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帝游幸之所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彥名繫安肅縣獄劉七等劫獄奪之旬日間聚眾數千所在窮民響應橫行畿甸京師戒嚴

齊彥名趙風子魯豫分行

文安縣生員趙風子名鏗有勇力劉六等掠文安擒風子降為盜每出不意突犯勢如風雨及賊黨益繁乃分夥為寇風子與劉三邢老虎楊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掠山東所至縱橫郡縣皆不能支

推元帥置金旗天開混沌

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賊勢日盛妄欲舉大事只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稱副元帥邢老虎等並稱都督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豎大旗為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貴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

劉六七過南京往復無人

劉六等入湖廣自黃州下九江剽湖口彭澤一帶郡邑舟過蕪湖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鎮江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凌駕江面縱橫上下濱江之區咸被剽殘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復自海門而上沂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

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二百萬犒賞銀殺民冒級

帝大發兵討賊命總兵毛鉞太監谷大用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內閣票旨能擒斬賊三名者陞一級劉六等雖擁眾數萬然多脇從之徒親信驍勇不過千人官軍追及賊驅脇從良民對敵望勢奔逸官軍斬獲脇從首級報捷完等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去遇平民亦殺以報功大用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無數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以來芻糧犒賞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為之虛耗

狼山風真安牒幸殄遊魂

陸完自臨清至鎮江分兵守要害劉七彥名等復沿江東下泊狼山下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眾顛踣不支嘔泄臭穢自相擊撞乃登山團聚官軍奮勇上攻劉七赴水死彥名為遊兵斬首餘賊俱盡劉三自河南入羅田掠黃陂官軍敗之三由黃陂走桐柏南名為指揮王瑾射中左目三縱火自焚死趙風子戰敗走德安至應山過僧真安因削剃髮藏度牒令賊黨邢本道各散欲渡江從江西賊湖廣巡

撫劉丙擒獲本道知風子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軍人趙成於黃陂九十三里坡遇風子見狀貌與頒示合追至江夏管家套擒之搜獲真安度牒檻車送京伏誅

王新建運機謀四平贛盜

正德濁亂各處盜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入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雞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為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為東鄉賊都御史陳金等征剿九載賊黨略平然多所招撫未大懲創旋復嘯聚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為左溪賊謝志山等為橫水賊鍾景等為桶岡賊池大鬚等為洲頭賊兵部尚書王瓊薦王守仁巡撫南贛守仁悉罷客兵自募鄉勇規畫山川廣行間諜偽撫洲頭佯委桶岡直搗橫水旋破左溪乘勝進克桶岡然後計誘洲頭賊首至贛擒之連定三洲計破賊巢八十四處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守仁封新建伯

獻密計降內旨調衛邊兵

近臣有密獻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帝遣谷六用至內閣議李東陽力持以為不可合部科道疏諫不聽促令擬旨東陽復陳其十不便翌日降內旨行之

同起臥外四家微行家裏

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從征流賊於山東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帝彬機警善迎人意帝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號外四家彬尤近狎用事帝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起卧彬時導帝微行黃花鎮等處每遊戲外郊彬並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至懷來宣府遊獵彬為帝營鎮國府第於宣府又勸治行宮輦豹房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帝甚樂焉稱曰家裏還京後念之不置及再度居庸益厭大內蓋初以豹房為家後更以宣府為家矣

入高門置酒肆僧婦迎春

帝至大同以總兵葉椿第為都督府居焉奪指揮關山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每車駕至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其在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宣其婦女富民多厚賂彬以求免

時值立春帝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視之大笑以為樂

請牧地畀藩封挽回覽制

秦王惟焯請關中田為牧地謂高皇帝時原以賜臣先王棧者朱彬錢寧等受王賂請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制楊廷和蔣冕稱疾梁儲曰如皆引疾若國事何遂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非吝也藩王地廣則士馬衆多勤朕念親親畀地不吝王得地宜益謹毋多養士馬毋收聚奸人聽其蠱誘震及邊方危我宗社是時雖欲念親親不能已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亟已之遂勿與梁儲謚文康順德人號厚齋

為巡邊促草勅自貶將軍

帝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勅楊廷和梁儲疏諫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帝御左順門召諸而促草勅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勅斷不可草帝大怒手

劔起曰不草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即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草勅以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良久帝擲劔起乃自稱之不令草勅

瑣按通紀列卿錄名山藏及梁儲本傳載儲草勅事甚詳近見毛西河太史上史館總裁劄子云野史載

草制在正德十二年今攷正德十一年前後實錄並無惟焯請地事惟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秦王

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仲玉等亦奏祖額糧地被奸人捏作荒間投獻秦府戶部行撫按

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侵奪民地是實上曰已之此實錄文也乃以嘉靖之事而移之正德以

居民所爭撫按所勘之事而移之梁儲造為制草殊不可解向使嘉靖一事正德又一事則嘉靖既載正

德何以不載向使正德既請嘉靖又復請則撫按勘語且書閣臣敕語何以不書蓋秦王之請在正德之

末撫按之勘在嘉靖之初而儲傳通紀諸書欲移為儲事以為請在正德可以假借而不虞不與之判實

錄直書之嘉靖年耳又鴻猷錄諸書載儲爭草勅伏劔事在正德十三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

壽巡邊下內閣草勅甚急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順門待之儲固不草上怒手劍起曰不草茲此劍儲
免冠云云上擲劍起遂不令草敕今考實錄十三年
七月八日帝將幸宣大令太監蕭敬傳旨趣草特命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敕內閣九卿科
道在左順門泣諫不納夫九卿科道具在則非獨促
儲也泣諫不納則非不令草敕也蓋爾時毛紀久在
告廷和引疾惟儲冕二人同九卿科道在左順門免
冠泌諫至晚才出次日冕發痰疾惟儲在閣司禮諸
監及內侍羣闕至閣逼草儲獨爭之不得夫曰不得
則已草矣曰獨爭不得更非他人所能與矣若鎮國
公敕與草總兵官敕不是一時後此宣大回時實錄
載敕進威武大將軍公爵名鎮國公賞廷和紀冕等
各銀五十兩紵絲兩表裏磨一子錦衣世襲廷和等
疏諫不納惟南征時又令草威武大將軍敕廷和又
不肯而儲強之曰只寫敕與鎮巡也罷此閣中鎖屑
實錄不載而視草錄載之顯行於世是前後諸敕皆
係儲草以草敕之人而反曰爭草敕者何哉由當時
為儲傳為通紀諸君如霍韜陳建輩皆以同鄉袒儲
而韜與廷和議論齟齬故造為草制爭草敕請居守
為阻居守復護衛為斥護衛四大事欲以抑廷和而
揚儲也不知國史具在欲蓋彌彰史顧可捏造乎哉
竊文康生平詳著明紀今毛公引據實錄謂為不然

豈明紀諸書不可盡信若是耶節略
附此是非真偽覽實錄者自有定論

更思想歷江淮徧觀中土

有旨南巡欲登泰岱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
祠武當徧觀中土繁麗時江西寧藩久蓄具謀旨下
人情
洵洵

滿朝臣齊杖斥百八十人

南巡旨下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一百八十餘人咸
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郎中黃鞏等疏繼入
林大輅等合疏入帝大怒下鞏六人錦衣獄命芬等
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大輅等七十餘人俱下獄
數日京師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
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哭諫不
允即拔刀自刎是日內旨芬等俱午門前杖三十為
首者調外任鞏等俱杖五十削籍大輅等杖五十降
三級外補時被杖死者陸震劉校等十餘人駕遂不
果出舒芬字國裳號梓溪進賢人黃鞏字伯固蒲
人田

復護衛仗全卿輦金分餽

寧藩舊封大寧永樂以其地與朶顏三衛徙封江西天順間寧王以事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之瑾謀護衛復革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遺書謀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伶人臧賢有寵於帝賢壻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於賢每手書寄賢字賢為良之賢契至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飾藏於賢家分餽諸權要陸完知費宏為梗密與朱寧謀時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疏十五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云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楊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準與王管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費學士胡副使毒掠遭焚

寧藩謀復護衛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及完約廷和票旨宏不與聞會言官疏論諸近幸以為宏嗾之共謀譖宏私其弟案入翰林且曰

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勒宏致仕宏南歸舟至清源濠黨陰遣人入舟縱火行李皆為煨燼又使人焚毀其廬墓宸濠既得護衛誘聚天下亡命賄結在朝權貴反跡已著人莫敢言江西副使胡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騷擾閭閻鈴束官吏禮樂刑政不自天子乞銷隙寢邪於未形宸濠恨甚必欲置之死摘前疏語奏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賂用事者逮捕之世寧自投獄訊鞫榜掠幾死錢寧等脇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死眾言官直之行撫按孫燧等會勘委曲明世寧無辜得免死戍遼東費宏字子充號鷺湖鉛山人謚文憲世寧仁和人謚端敏字永清

林華報宸濠反燧遼殉節

先是貴幸皆黨濠為復護衛已而知有反謀欲復革去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劾宸濠不法事遣太監賴義等戒諭革其護衛寧王府偵卒林華匿臧賢家聞義等往以為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兼程歸報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亟召素與謀舉人劉養正等議養正曰事急矣明早各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待旦及各官入謝宸濠出露臺大言曰太后

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都御史孫燧曰密旨安在濠
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厲聲曰天無二
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命縛燧副
使許達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
耶濠並縛之訊達何言達曰惟赤心耳豈從汝反乎
俱拽出惠民門外被殺孫燧字德成謚忠烈餘姚
人許達字汝登
固始人謚忠節

幸遲留天奪鑿喪銳堅城

宸濠既舉言造偽檄指斥朝廷期順流下南京遠近
震駭閔念四等破南康九江住旬餘濠始出載妃勝
世子以從盡奪官民船蔽江而下經安慶知府張文
錦指揮楊銳崔文集眾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
大罵之濠怒遂留攻安慶令僉事潘鵬遣人諭降文
等手斬之投尸城下宸濠攻圍十八日盡攻擊之術
城中守愈固兵疲氣沮陳建曰使濠乘初起之銳兵
不留行直搗建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悞頓兵
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
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鑿也

王伯安伍文定徵兵倡義

時王守仁提督南贛軍務宸濠反報到京尚書王瓊
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時朝廷
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
城而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邀之豐城知縣顧秘奔
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
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
知府徐連臨江知府戴德儒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
至守仁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守城
者皆先逃潰城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
皆自焚守仁餘姚人字伯安封新建伯文定字邦
治松
滋人

逆婦言焚樵舍叛黨齊擒

宸濠攻安慶不下聞守仁兵趨南昌大恐議還救根
本李士實勸濠勿還兵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
服濠不從解圍還守仁趨各哨兵迎擊遇於王家渡
伍文定哨先進邢珣繼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濠
懼退保樵舍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
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其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
子及偽丞相元帥數百餘人皆擒初濠將反妻妃嘗
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

哭曰緝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圖南幸止獻俘捷音重土

宸濠雖擒守仁捷書未至諸邊將是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幸於是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江彬許泰劉暉中官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方出師駐良鄉守仁捷奏至且慮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帝屢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張忠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守仁重上捷音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乃止

賴張永善調護凱奏還京

初羣黨欲自獻俘襲功遣入止守仁於廣信守仁不得已械繫宸濠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力言江西民遭濠毒之苦永深然之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永復命見帝備言守仁之忠張忠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無

若可知試名之必不來帝名之永密遣人報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忠又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之力言於上曰守仁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棄官入山為道士帝益信之忠彬毀遂不入械宸濠至南京帝欲自以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整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為凱旋狀既入囚禁之梁儲等懇請回鑾乃班師至揚州淮安沿途進賀功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

十六載用不賢瀕危數事

帝在位一十六年初信任劉瑾執朝官下獄自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魏錄曰正德之際瀕危者數事八黨之橫漢之十黨特也滅賢之變唐之郭從謙也鐻濠之叛漢之七國晉之七王也流寇之擾漢之黃中唐之黃巢也江彬之入衛錢寧之流毒漢之名董卓唐之寵祿山也宣府之遊南征之役秦之遊驪山隋之幸江都也

果應了紅袍夢夙世緣因

初帝將誕之日孝皇閱章奏於文華殿假寐既而覺曰適夢紅袍人如北夷狀者由上北門入中宮此何

祥也俄而掌宮王太監以中宮誕皇子奏孝皇領之
帝數歲輒於宮中乘木馬習戰射即位後南巡北幸
戎服從行亦或
得之夙世者歟

臨晏駕豹房中旁惟敬進

帝還京不豫寢疾豹房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
右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以朕意達皇太后
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
非汝衆人所能與也遂崩於豹房敬進奔告皇太后
移殯於
大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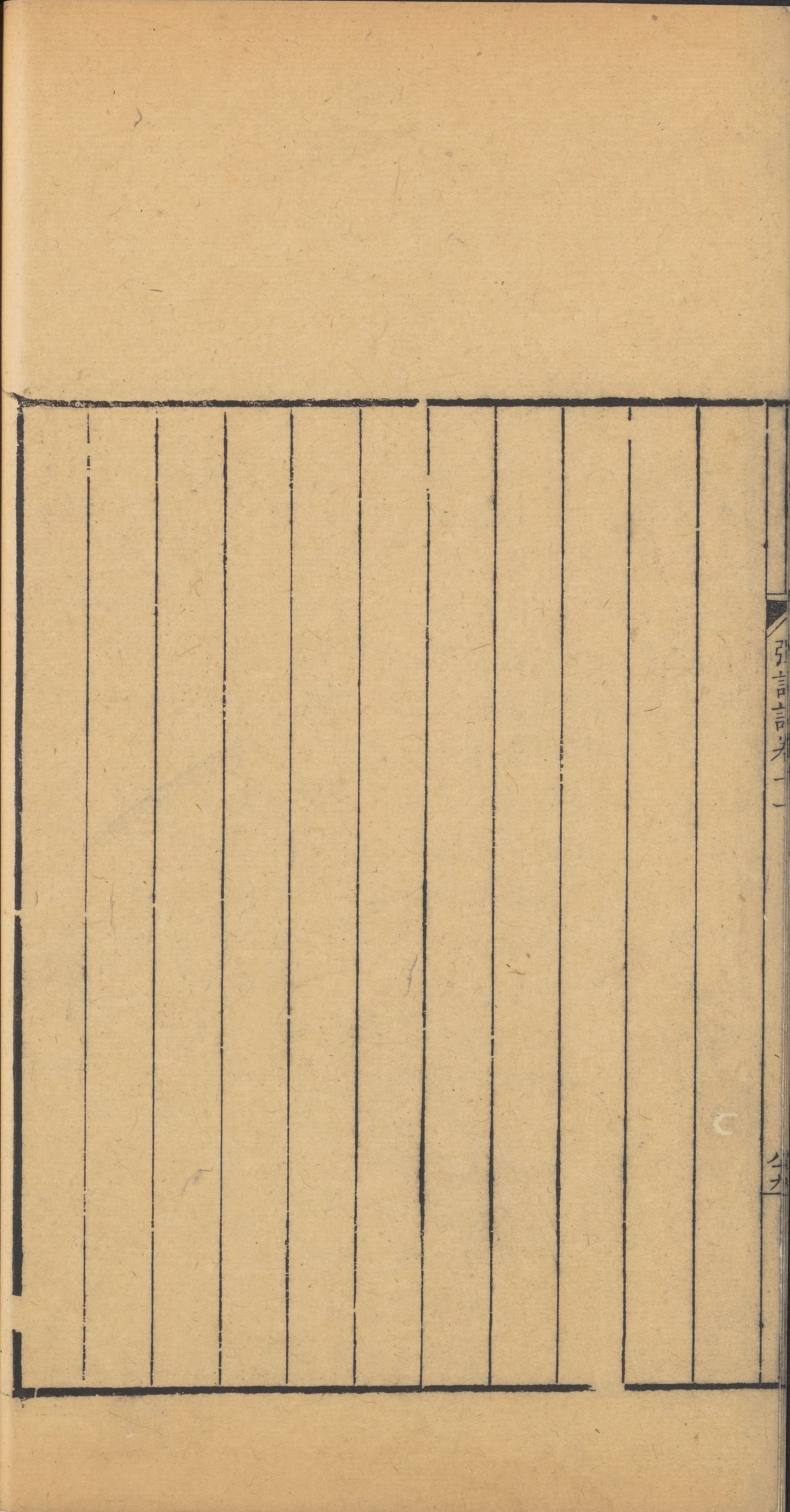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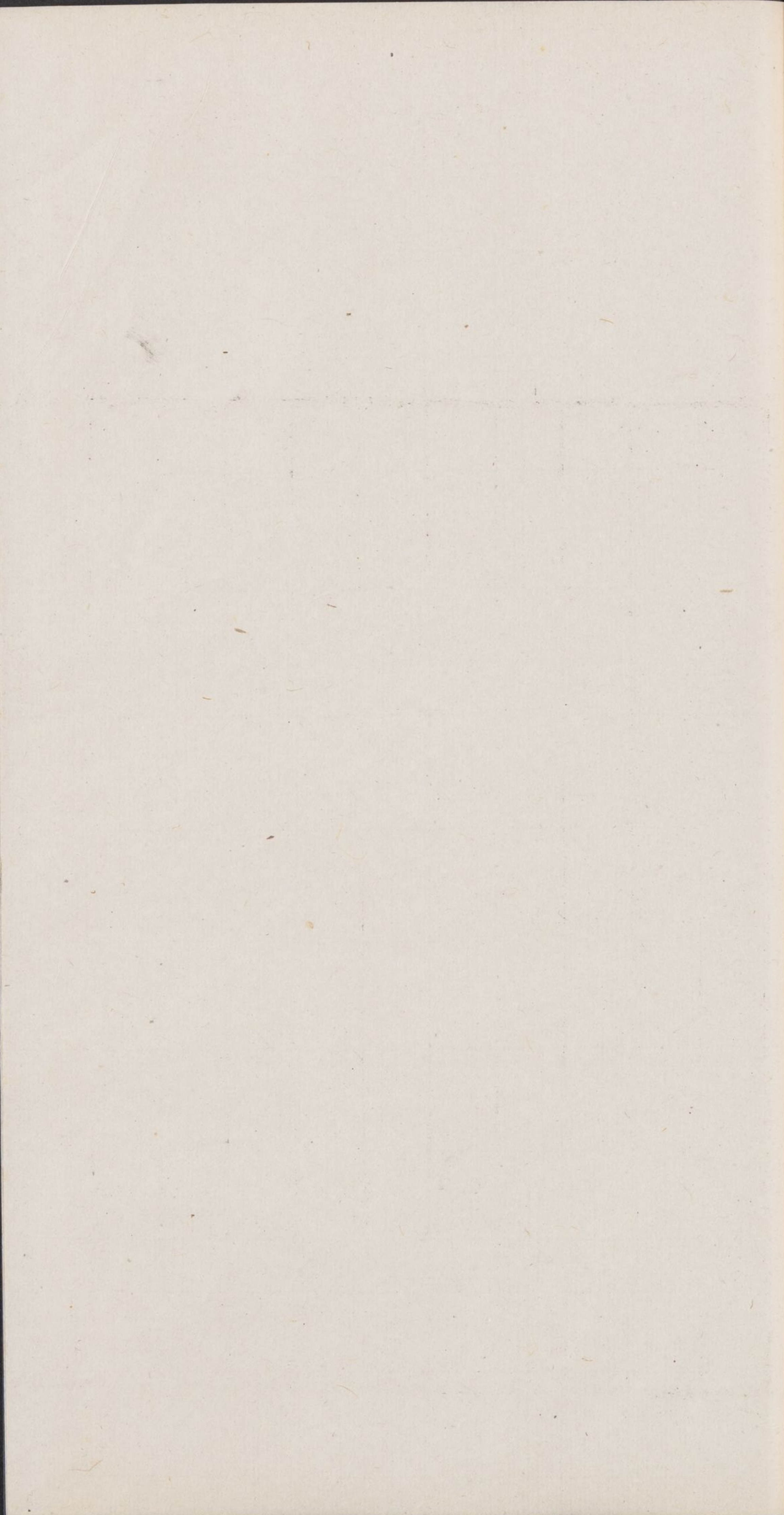
幸江彬歸私第乳臭愚人

初上寢疾江彬猶改團營為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
中外慮彬旦夕反帝崩彬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楊廷
和議秘不發喪以上命召彬入彬不知帝崩並其子
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磔於市籍其家厚
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獄谷應
泰曰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釁也乃大厦將傾漂搖
不入者則以構禍諸人類皆乳臭當武宗彌留之際
彬猶晏然歸卧私第命一介之史奉尺一之詔召之

而即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歟 楊

璜按尤悔菴明史擬稟載楊文忠列傳內云上崩司
禮持遺命授閣中廷和舉哀畢急啓皇太后以
遺敕迎興世子即位復以大行未命散豹房官軍使
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尚王憲
提督之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威武團營官
軍罷還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還鎮是時江彬故掌
豹房軍既解散而提督團營彬又不與心怏怏自疑
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裏甲立馬以伺動息京
師洶洶言彬且反矣王憲曰團營根本留江主調發耳
而遺江以此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留江主調發耳
都督張洪為彬探意言彬可防廷和曰君疑江反江
何疑而反乎彬聞之稍安廷和擬旨奏太后會坤寧
宮宴獸吻彬被旨行祭遂縛之與紀事本未秘
不發喪名彬磔於市然後散軍歸鎮之說互異

明紀彈詞註卷之上



引言
卷一

二

